



周鼎安 著

周鼎安自选集

散文杂文卷



周鼎安自选集

● 散文 杂文 卷 ●

周鼎安 著

自序

俯仰之间，黄昏渐渐地逼近了……

夕阳的余辉，在这种时刻，好像特别美，也特别亮，难怪古人的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，成了流传千古的名作。

借着美丽夕阳的回光返照，回观走过的人生道路，居然看见，在那条漫漫而弯弯的路上，依稀留下有一些点点滴滴、浅浅淡淡的痕迹。因此，引起了我对于过去的种种回忆和思想。

人，无论是中外的，还是古今的，都有这个规律：中年是一道重要的门坎——

此前，他的双眼一直向前看着，几乎不愿回头，也完全不想过去的事；

一旦过了这道坎，他在面向未来的同时，则会不断地回头看了；

离这道坎越远，距离黄昏就愈近。于是，他的目光则会越来越多地望向过去：那少不更事的童年与少年，那孟浪而蓬勃的青年，那成熟而忙碌的壮年……其中，许许多多断断续续的回忆，就会像夏秋之交碧空飘荡的浮云，或大或小，

或浓或淡，或聚或散，自由而散漫地飘过心头，记忆深处那许许多多往日生活的片断，则会像泉水般日渐清晰地浮现于脑海中。专家们说，这种“回首往事”的心理“惯性”，昭示着一个重要的心理年龄的开始，那就是“夕阳无限好”的时候。

然而，并不是每个人的“夕阳”都美好，也并不是任何“回首”都千篇一律。生活告诉我们，对于过去往事的回忆，其滋味是因人而异的。但无论什么人，都肯定有酸甜和苦辣，不可能是清一色的甜蜜，或者是完完全全的酸苦。有人说，人生的滋味是“五味杂陈”，或者说千姿百态；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汪清流，还有一座高山。那一条条清江流水，滋润着人的灵魂；那一座座巍峨高山，召唤着人心向高处攀登。是江流，都有曲曲折折；是高山，也都有坎坎坷坷。

我的人生就是这样。虽然不敢说千百姿态，但酸甜苦辣的确贯穿了大半生的岁月。那条漫流于心中持续地滋润着我心田的江水，还有那座屹立于脑海呈日夜催促我攀登的山峰，则是将我的生命不断推向成熟的潜动力。

生命的开始，是上苍的安排——让我们无法自己去选择。所以，当我开始懂事的时候，我看到了：那是一个偏僻的瑶家山村，是一个绿色的盆地。四周围是青青的山，一条碧绿的江水，成“S”形绕着村子流过。山上有四季常青的松杉与香樟，有莽莽苍苍的原始次生林，有闻不尽的花香和听不厌的鸟语，有从早到晚都不歇息的江涛与林涛，还有那颤颤悠悠的木桥，依依呀呀的水车，高高低低的吊脚楼，有我的家屋，我的亲人，有比我年长的乡亲与同龄的伙伴……

那时，我还比较小，尚未到入学的年龄，却随同村的伙

伴们被送进了村小，不久又被送进了离老家有十里路远，后来成为自治县县城的镇完全小学寄宿学习，并在那里考入了刚建立不久的民族中学——求学的路，就这样懵懵懂懂地开始了。

说是“懵懂”，因为我压根儿也没有想到的是，中学六年里，竟然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。先是“大跃进”，接着“公社化”，再接着是“大食堂”，然后就是“三年苦”，像大自然的一种报复与上苍的一种惩罚。和大人一样，我也曾吃过“树叶”、“草根”，吞咽过“糠饼”和野菜……两位老人在这种环境里先后谢世了，我因此开始了一生中最艰苦的岁月。

现在谈起，或者回忆起那段生活，真可以说是百感交集的。就痛苦、忧伤来说，当时的确是难以言传的；但就“过去了”的事来说，却也是很有意义的。小小年纪中所经受的那些磨难，早已深深地融入了人生的“年轮”，在成长和发育的过程中，人的思想感情和心理上经受的最痛苦最深沉的锻炼，对于我的世界观的形成，对于我的学业基础和学力的奠定，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——这也正是我后来在人生道路上，遭遇种种磨难时始终不曾悲泣的因素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虽然免不了有些酸辛，却也感到欣慰。其中的许多人生杂感，也大多写进了本书的《修身美》和《故乡吟》中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

中学毕业，考入上海复旦大学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。

这种关系命运的转折，即使在现代，也还是不难理解的。对于有理想有抱负的农村青少年来说，上大学，特别是

进入名牌大学深造，真可以说是“鲤鱼跳龙门”！如果当年没有考上大学，我的人生和命运也许就不会像今天这样“写作”了。每次想到这里，我的心中总是闪亮着一轮灿烂的红日，我知道那光芒不仅沐浴着我，也辉映着祖国的山河与大地……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无论怎么写，太阳的这种光芒毕竟是永恒的。

但是，我们这一代人，特别是我个人的生活和求学之路，好像总是离不开“坎坷”。

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命运”吧：大学里还没有上足两年的课，先是下乡去搞“教育革命”，不仅要与郊区的农民一道摘棉花，插稻子，割麦打禾，挑粪种菜，刨地除草，还要自己“干打雷”，扎钢筋，浇水泥，挑砖瓦，还不能忘了学习外语与专业……然而，这个“革命”还没有“成功”，一场“史无前例”的“大革命”，又铺天盖地地“席卷”而来了……

于是，我们这一代人，又懵懵懂懂地卷进了时代的风风雨雨中，被推进了滚滚滔滔的“大江大河”里……

对于像我这样从偏僻山村里来，而且又是涉世不深的孩子来说，对于那场“革命”，当然是很觉茫然失措，被卷得晕头转向了的。看我们周围比我们年长，也比我们有知识、有经验的人们，也是几乎人人失措，个个茫然，“五老爷不认识六老爷”……

在那些特殊的岁月里，因此而有许多激动和冲动，有种种惊诧、骚动、苦闷与彷徨，有过一些令人费解的孟浪，特别是深感到理想或梦想的“破灭”后，在心灵深处所萌生和铭刻下的层层创伤，更使我辈在走向社会时，都带上了那时

代常有的“烙印”和先天的“不足”，因而在进取的道路上，也都免不了种种“遗憾”和时代赋予的怆然伤感——

在本世纪初举行的一次同学会上，我们几位要好的同学，在闲谈中谈起那个时代的情景，大家都禁不住“哑言失笑”。

那当然是一种多重感情的笑，是一种“永别了”的快意的畅笑，也是一种经历暴风雨后的苦涩微笑。在“俱往矣……”的畅笑声中，我们谈起了“如果”与“不”，有同学甚至脱口说出了这样“狂妄”的话：

如果不是“文革”，我们中间肯定要出几个大师级人才！

对此，大家都没有疑义和异义。

然而，“如果”已经“不”了。从那个时代风雨中走出来的我们一代，也终于迈步走进了社会，走进了人生最重要的阶段。毕竟是传统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，因而又都有一种柳树般的风格。将我们“种”到哪里，就在那里“生根”、“发芽”、“开花”、“结果”，虽然这些“根”“芽”“花”“果”，或许不一定十分壮实，也没有长为参天大树，但毫无愧颜的是，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，都干得很出色！

我的文字生涯，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开始的。

说来有趣，从少年时代开始，我就喜欢诗词，古典诗词和现代诗歌，在中学时代都读过一些。下面这个“前言”，正好反映了中国古典韵文对我的影响。

那是1989年，我供职的湖南日报社筹备创刊40周年纪念活动。当时，领导交给我一个任务，写作一个“社史展览”“前言”，文字要求千字。我思前想后，觉得要写千字文，就只好用古代的“四六体”。虽然我没有专门学过这种

体裁，但是正如古人说的，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作诗也会吟”。于是，经过一番琢磨后，便写作了这个“前言”——

湖南日报，潭楚喉音；四九创刊，八九隆庆。潇湘奏不惑之乐，宾主叙东隅之情。字题报头，系主席標榜大笔；文创首刊，乃前贤春秋霜刃。马列永照征程，恰如北斗恒南；党政常怀报道，尤似炉火暖心。采典型于衡岳，握灵珠于洞庭。新闻纪实，声录城乡凯歌；言论求是，调传都府弦琴。舆论监督兮，开万民之言路；是非分辨兮，擎“四项”之旗旌！排印发行，竭殚代代汗劳；编辑校对，呕尽层层苦心。老存伏枥之壮，堪师屈子；少有凌云之志，尤效贾卿。彩印披绣，层楼耸云；图书藏阁，资料萃锦。浪推浪兮出东箭，山重山兮荟南金。于是蜂拥佳作，优稿入选；所以频传喜讯，金榜列名。

嗟夫！报业与国运同步，功过任历史一品。抚今追昔，去岁路曲道坎；光前裕后，来年日异月新。成就固然昭彰，今朝何须恋永；缺失毕竟隐现，他日自当慎谨。展览以管窥天，敬请笑睹；图文挂一漏万，恭候批评。因鞭改革兮，将继续往而开来；为策开放兮，正兼程而并进。

（1998年8月15日）

经报社领导审定，这个“前言”放在展览室里展出了。

我之所以在这里“展示”出来，因为这是我所有文字中唯一特别的篇章，它虽然概括和描写的，是湖南日报社创刊40年间的历史，其实也正是我创作的心路历程，或多或少记载了传统文学艺术对我的影响。

因为自小爱好文学，所以，上大学学习的专业是中文——中国汉语言文学专业，在这个专业中，又主要攻读的是文学理论和评论。但我几十年的工作中，却基本上没有从事过文学，而是干了新闻。在过去很长的新闻业中，又主要是干着理论编辑和新闻评论，前者就是常说的“为他人作嫁”。无论是“为人作嫁”，还是主持新闻评论，我都是尽职尽责，像一条牛一样，是很投入也很勤恳的。本书的《修身美》，就是明证。

在报社工作期间，也曾几次想调走，到高校或出版社去。但报社领导好几次都劝止了。我现在想，如果当年此调成功，也许我的人生路上，也不会是现在这样的“痕迹”了。命运之“神”就是这样，在冥冥中安排着一条无法选择的路，使我像“两栖动物”一样：一天时间里，一半在河东，一半在河西；工作是理论和新闻评论，业余时间则是从事个人化的研究与写作。

所以，我的写作道路，基本上是两个层次，两个系统，两个区域。一个是工作上的，为理论报道而写作一些理论、杂文、评论，还有新闻专访等等，这些方面的文字很多，可惜大多是“易碎品”，有点价值能留下来的，却是少少许。另一个是业余的，可以随自己的兴趣、爱好和专长，给出版社写作一些通俗的小读物，进而写作一点研究性的文字。这些东西，从我们新闻记者的眼光来看，倒是有益于社会，至

今还有一点价值，终于成为这个“自选集”的主干。

在我长期的文字生涯中，当然还不只这三卷。几十年来，写过几百万字的东西，大多或者发表，或者出版了，也没有发表也没有出版的，大概还有一百多万字吧，因为别的特殊原因，也不收入本选集了。

从小学，到中学，到大学，直到参加工作，我最大的心愿，就是想做点学问。在我看来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无论活多少岁月，也总有一天要告别这个世界；金钱财富也是有限的，无论如何富甲一方，其金银财宝也是生带不来，死也带不走的；但学问、知识却是永恒的，它能使一个人聪明，也能使人流芳。

但做学问，得有“名师”指点，正如做官要有“后台”一样。可惜，我这一生里，没有找到过“名师”。虽然大学里，曾经几位老师的指导，但时间都很有限，何况那时代又很快转入大风暴中，即便有名师想指点，也不可能的。所以，一切都靠自己探索，依靠大学里老师们所传授给我的一点“资本”，在奋斗的路上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进步固然也有，却总是微小极了。尤其是当我刚刚摸索到一点路径，悟觉到某些奥秘的时候，人生却已过了大半，无论是回头顾盼，还是仰面瞻望，都免不了令人有“日落西山红霞飞”之感。

曾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：如果我们能够从70岁开始倒着过，那么，可能有一半人会成为伟人。即使不是伟人，至少也是名流巨匠。然而，自然法则却不允许人“倒着过”啊！这是造化的“缺陷”，也是人生的“无奈”。

我却并不因此而自卑。因为，我毕竟走着自己的路。从

一个瑶山里放牛的孩子，在党和人民的培育下，终于成长为共和国新闻战线上的一名高级编辑，成长为一个不甘于落后且力求不断奋进的作家，因此写下了这些东西，尽了自己应尽的一点职责，我对此是多少感到一种高兴和欣慰的。想起少年时代那许多同窗，那许多同伴，较之他们，我毕竟够幸运的了；较之我大学时代的同窗，我也是感到幸运的；甚至较之我的许多同事来，我也还是觉得幸运的。这种幸运，有这三卷书可以作证。

这三卷书，约 200 万字，分为三个系列——

卷一，是散文杂文；

卷二，是文论；

卷三，是名人风范。

这些，虽然登不了大雅之堂，在中华学术的园林里，也算不得什么。要说“痕迹”，那就是曾经生长过的小草——几棵曾经在风中舞蹈的小草，时过境迁，也许都干枯了，腐烂了，从此化入泥土。但这里所记录的，那许多名人的深邃的思想，那些高尚的精神，那些高风亮节，那些道德人品，他们的治学之道和交友之道，等等，却都是永恒的。既然我从那里得过教益，让后来的广大读者们，也来享受其中的光华，我觉得又是必要的。每想到这一点，我觉得我所做的这点小事还真是很有意义的，心里因此也很欣然、坦然。

我之所以感到欣然坦然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不仅生活过，工作过，而且自由自在地思考过和写作过。我的思想，我的感情，我的人生体验，我对社会与世界的观察和思考，终于通过汉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了，它们既没有烟消云散，也没有与时俱废，按古人的说法，这大概就是“立言”

吧？

生命有长有短。人世间许多人只看重其长，因此到处寻找长寿术。事实上，有价值的生命是不问长短的，关键是它有没有痕迹。没有痕迹的生命，再长也是一片空白，是虚无。生命的“痕迹”，也有种种，古人说，有的是“功”，有的是“德”，有的是“言”。这种“三立”的人生意义，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。唯其如此，我对于“言”才会这么看重。

但我毕竟还是有些诚惶诚恐。因为这些“言”，既不是鸿篇巨制，也不是高头讲章，而仅仅是一些“随感”、“杂感”似的“小品”，算不得什么金科玉律。然而，我感到聊以自慰的是，它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和人生，多少还有一些益处，并非那种误人子弟的“谬种”和令人读了发昏的“邪说”。在我的生命历程中，我每走一步，都获得了人民和国家的哺育之恩，我虽然不能完全报答，但总算没有太多的辜负，我以我有限的力量，在有限的水平上，尽到了一个新闻工作者有限的“职责”。

我信奉“有麝自然香，何必当风扬”的人生哲学，不喜欢并且也很讨厌那种虚有其表的张狂和浪得虚名的自负。在社会生活中，特别是我周围，多年来曾见识过这种自负和张狂。我也曾耳闻目睹过，对于某些人，许多人当面奉承，一顶顶的“高帽子”，尽量往他们的头上戴着，他们自己也很得意；但在某些场合里，却听见这些送“高帽子”的人，掉转头又说了另外一些内心真实的话。这使我感到做人也好，做学问也好，都必须踏踏实实，一是一，二是二。因为客观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，也常常是无情的，事实才是真正

的审判官和评判员。

人们常说：人的眼睛雪亮。是骡是马，是牛是驴，人们一眼都能看清。即使今天看不清，以后时间长了，人们还是能够看清的。骄横，自负，张狂，自以为是等等，之所以不被人敬重，那原因就在于这种秉性不实，也与求实的精神和社会格格不入。你看夏天田野里那些青蛙，每天夜里都叫个不停，挺惹人厌烦的；但雄鸡就不同了，雄鸡一般只在清晨一声报晓，却能催人奋进，历史上因此有“闻鸡起舞”的典故，却并未听说有“闻蛙奋进”的传说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所以，我几乎一辈子都低调做人，既不张狂，也不喧嚷，更不吹嘘，自以为“酒深不怕巷子深”，自信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。虽然曾因此受到中学时代校长的“批评”，认为我不善于“宣传自己”，不懂得“作秀”。我却至今对我的人生哲学坚定无悔。因为，一切张狂和显露，不管如何喧赫一时，如果不实在，都会是虚无的。如果靠“吹嘘”，靠“作秀”去赢得声名，那无异于要我脱掉了全身的衣着，赤裸裸地站在大众面前一样，那该是何等羞惭，真让人无地自容啊！

我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，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。我知道我自己的地位与身份，更了解自己的才干和能力。我不好高骛远，但我一生中确实有许多美好的愿望，也怀有远大的理想。小学时代，读了一首好诗，想当诗人；中学时代，读了几篇好散文，想当散文家，后来读了几部好小说，想当小说家；进大学后，读了几篇好的文学评论，又想当文学评论家……正是这种美好的理想，像灯塔一样，始终照耀着我的人生道路。无论前路多么曲折，多么艰

难，多么坎坷，也不能动摇我的信念，不能削弱我矢志不渝的心力，不能改变我奋发进取的初衷。

虽然志存高远，却不想入非非。强烈而笃实的现实主义思想，总是不断地使我保持着清醒的头脑，因而不断地督促自己，以毕生孜孜不倦地学习，去争取点点点滴滴的进步。无论是在人生的道路上，还是在求学与治学的历程中，我都要求自己始终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，坚持一种“不断向前”的心力。这当然是很艰难的，因为，社会人生都是“白衣苍狗多翻覆，沧海桑田几多变”，“不如意事常八九”。那许许多多的时代、社会与人生的“翻覆”、“多变”和“不如意”，有的是自己酿制的，有的是别人制造的，有的是社会常态，有的是人生必然，有的可以逃避，有的想躲也躲不开……当它们突袭而来时，我也曾痛苦过、动摇过、憎恶过，乃至绝望过，每次都是经历一番心灵的拼搏和较量后，自己鼓舞自己：站起来，挺起胸，昂然地走向前去……

于是，就这样从早晨走到了黄昏，从朝阳初升的时候，走到夕阳西下的时刻。我感到欣慰的是，没有被艰难击倒，没有因为别人的种种冷眼、白眼或势利眼而动摇，没有虚度年华，没有自暴自弃，更没有在突袭而来的暴风雨中沉沦。在我回首往事的时候，虽然有悔恨，有惭愧，有遗憾，也有内疚，但是，我没有堕入命运多舛因而绝望的“深潭”。正是在与命运的抗争中，在为理想奋斗的历程中，我走出了大大小小的“沼泽地”，越过了高高低低的“陷阱”，终于在自己文字铺筑的“机场”上，平安而自得其乐地“着陆”了。

曾记得中学时，读梁斌的《红旗谱》，觉得书中朱老忠的那句口头语，说得很有哲学意味。朱老忠说——

“出水才看两脚泥。”

真的，是非成败，得失功过，进退荣辱，高低深浅，厚薄多寡，也只有从“出水”的“两脚泥”上，才能看得出来，无论是个人或他人的一切夸张、自以为得意的“作秀”和虚张声势的宣传，都属于无聊——这就是我深藏于心中终生不渝的一种人生理念。

是为序。

周鼎安

2004年10月28日，

序于湖南日报社。

前 言

收入这一卷的，主要是我多年来写作的散文和杂文。

从少年时代开始，我便酷爱文学，大学里的专业又是中国语言文学。受中国文学传统思想和中外许多名家作品的影响，因此与文学特别是文学中的散文和杂文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但是，在散文和杂文的写作上，最初还是杂文。那原因就在于，一方面是中国文学中那种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适于事而作”的历史传统，自中学时代便深深地扎根于头脑中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受鲁迅的文品和人品的影响，因此而学习写作杂文，并由此从教育界进入新闻界。

在新闻界，我在比较长的时间里，从事的是理论和评论工作，这为我的杂文写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。所以，在一段时间里，较为侧重的是杂文，既写作，也研究，特别是研究鲁迅的杂文，在学习研究方面都下过一番功夫，并且将学习和研究的体会融入到自己的写作实践中，为报纸写作了较多的杂文和其他言论，并且开辟和主编过有关的专栏，业余时间也向国内一些报刊投过稿子。这样日积月累，便有了近百篇的作品。因为我写作发表的多数杂文中，内容以思想修养

方面的居多，因此而有本卷中的“修身美”七章。

之所以要将这些零散的杂文编为一编，一方面是因为有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读者有这个要求，特别是其中个别读者，在个人生活中曾一度遭遇过不幸，他们在绝望中读到了我的某些篇章后，因此鼓舞了生活的勇气，放弃了轻身的念头，走向了新的生活，也有个别读者在从事其学术研究中，读了我的杂文后，获得了某种启发，满足了某些方面的需要，因此留下了好的印象，有的还写信来要求收集出版。我想，一般地将文章汇编一下，固然省事，但那太简单了。灵机一动之后，遂将发表时间不同的这些零散的杂文或言论，按内容归类，贯穿一个主题，因而具有某种系统性，于读者不是更有意义么？本卷中的《修身美》就是这样的产物。

这样将零散的篇章，按一定的主题内容进行系统地组合，编辑为一部有基本论题的作品，是我长期从事理论评论编辑工作的一个收获，也可以说是一种创造吧。过去，在理论宣传报道中，曾经常运用这种手法，编排文稿和专题版，很受读者的欢迎。但因此也有其弊，从本卷《修身美》中，读者不难发现其不足之处，这是要请谅解的。

比较地说，我最喜欢的还是散文。过去在学生时代，曾大量浏览过国内许多名家的散文，但学习写作较杂文要晚。虽然从大学时代开始，便不断地在这方面作过一些尝试，也曾偶尔发表过一些小品，却都不成“气候”。真正潜心的写作，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最初的作品就是本卷里的《故乡吟》。我自上大学后，基本上远离了故土家园，因此对家乡的怀念与日俱增，思乡和思亲之情日渐浓烈。终于在一年夏天里，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，构思写作了《故乡吟》三